

第十六回 點宮秀暗添離恨

詩曰：

一番風鶴一番驚，閨閣幽情自不禁。
舊恨乍隨流水逝，新愁又似白雲深。
魚書寄去成空問，鳴信傳來莫慰心。
留得貞風付才子，蘭房有日共調琴。

卻說雪夫人與如玉小姐、瑞雲小姐，因聽李半仙說了出使邊庭的話，心上好生憂悶，祇得叫家人出外打聽，並往報房看報回話。

家人去了一日纔回。對夫人說道：“小的日間打聽，又往報房查看，說出使邊庭事果真。太老爺與柳老爺，通已辭朝出塞去了，為此不能個歸。聞說又是嚴府舉薦出來，保奏上去的。不知又是何故？”夫人與二小姐聽說，通驚得面如土色。雪夫人道：“這是哪裏說起，我想塞外長驅，又況敵情難測，你爹爹年已遲暮，你丈夫亦係書生，如今深入虎口，豈能免不測之禍。”如玉小姐亦垂淚說道：“料此番一去，多凶少吉，況係嚴賊薦舉，明明設阱陷人。祇是我母女三人，為何薄命至此！”瑞雲小姐心上亦甚憂疑，但見母親與姐姐在那裏悲切，不好更添愁恨，祇得勸解道：“雖然如此，母親與姐姐且免愁煩，看來李半仙的課果係如神，他說爹爹自身目下尚不能歸，一定還有虛驚。這出使邊庭的話，分明應驗了。他說先有音信，子侄歸來，且看後來消息何如。倘僥天幸，或得無事，也未可知。母親還請放心。”雪夫人道：“課雖如此，祇是叫我如何放心得下。”

三人說話間，祇見家人進來報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！夫人小姐不須憂慮，老爺已有家書到了。”就把家書呈上。雪夫人道：“是誰寄來的？那寄書人曾留下麼？”家人道：“是一位姓張的相公寄來，小人要留他，他忙忙的說道，‘我有事要緊到杭州，還要寄書到山陰新探花柳老爺家去’，因此，小人不曾留得。”夫人與二小姐連忙拆開書看，祇見寫道：

愚夫雪霽論道賢妻玉貞：自我去後，賴吾祖宗福澤及皇天蔭佑，幸保無事，更喜春闈一子一婿並登科第，尤出望外。不料樂極悲生，禍從福始。柳賢婿以力辭嚴府婚姻，遂致賈禍，及今與我並使邊庭，尚不知身首何處。但我一身殉國，誼不容辭。轉思二女無歸，決宜改嫁，字到當即遣媒另作良緣。不日朝廷採辦宮女，仍恐旨急下，勿至臨時後悔。料我二人國家事大，身家事小，歸期難卜，先此預聞。

雪夫人看畢，不免頓足道：“如此怎了，如此怎了！”二小姐看見，也不覺驚呆了半晌。仔細把書一看，雪小姐道：“母親且不要慌，這書中的字，不是爹爹的手跡，況且又無年月印信，多分又是假的。”如玉小姐看了，也笑道：“看來又是奸人所為，若是真的，那寄書的人為何就去？”雪夫人道：“哪裏就見得不是真的？”如玉小姐道：“字跡不真，又無年月印信，眼見是假，況退婚大事，爹爹與柳生何等交情，焉有他意未從，就寫字歸來而令別嫁者？”瑞雲小姐道：“纔說寄書人姓張，一定是昔日題假詩的張生耳。祇是奸人作惡，為何種種至此！”雪夫人始初疑惑，被二小姐看出書中真偽，一篇慰說，便心寬了一半。但祇愁出使邊庭，心上終有許多憂慮。

又過了數日，祇聽得家人說來，外面紛紛揚揚，要點採秀女之說，不知可真。忽一日，家人來報道：“夫人如何是好？外面點秀女之說，果係真了。”夫人道：“哪裏見得就真？”家人道：“某處已在那裏議親，某家已在那裏成婚，又聞某家略遲了些，已報了名字去了。不論大家小戶，通甚驚惶。如今太老爺及柳老爺已北去了，小老爺又不見回來，並無一個實信。如今卻怎生區處？”雪夫人道：“眼見為真，前日書雖是假的，這個卻不是假的了，如何是好？”不免又有些媒婆，聽知雪府裏有兩位小姐，便一個來一個去，進來議親。雪夫人雖立定主意，那裏回得絕他。

一日裏，有兩個媒婆進來，一個姓花；一個姓李。一同見過了夫人，又見過了兩位小姐。那兩個媒婆便把二小姐上下仔細一看，便笑說道：“媒婆不知走過城中多少鄉宦人家，見過了許多小姐，從沒有似二位小姐這樣標致的，果然好個千金小姐。”雪夫人道：“你兩人又是哪家來的？”那花婆道：“媒婆是張員外家差來夫人處說親的。”那李婆道：“媒婆不是別家，是本府有名的劉員外家，差來到夫人小姐處求親的。”雪夫人道：“又是甚麼姓張姓劉的，你自說姓劉的是哪家？姓張的又是哪一家？”花婆道：“張員外是蘇州有名的張十貫家。他止生得一子，人物又豐厚，家道又富饒，新在京師納監歸來。聞知雪老爺府中小姐的才貌，又見外邊婚娶甚多，因此特差媒婆，到夫人處懇求。”那李婆道：“我家劉員外家與張員外家係是至戚，就是有名的劉百萬家。他家大相公，一同張相公在京師納監回來，在京中也曾會過雪老爺，與雪老爺也是極相契的，因此便曉得府中有二位小姐。一到家，便要差媒婆來求親。近日，正值人家盛行婚娶，為此特來議親。夫人，這是絕好的一頭親事，莫要錯過。”雪夫人道：“但我家二位小姐，我老爺在家時，已曾定過今科新探花柳老爺家的了。一等回來，便要成親。”李媒婆道：“原來夫人還不知新探花的信麼？新探花出使邊庭，被北人拘留住了，也看上了新探花的才貌，北主竟招他做附馬去了。夫人還想他回來麼？”雪夫人聽了，驚呆了半晌，忙問道：“你哪裏曉得？”李媒婆道：“就是昨日，他們兩位相公在京師回來的信哩！”花媒婆道：“聞說出使邊庭，是雪老爺與柳老爺同去的，昨說雪老爺已放回，柳老爺招為駙馬，是斷斷不能回來的了。”雪夫人道：“但不知此信可真否？”李媒婆道：“怎麼不真？是他相公們昨日在那裏親口說的！媒婆偶爾聽得，聽他兩位相公說來，卻又一樣。”花媒婆道：“正是說來一樣，所以可信。”雪夫人聽他兩個婆子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說得像個真的了，便嚇得面如土色，不免頓足道：“此信若真，便鏡拆釵分，良緣割斷了。”李媒婆道：“夫人且不要慌，有兩位這樣如花似玉的小姐，在媒婆身上，婚配那兩位多才多貌的相公，夫人下半世正受用不盡哩。”花媒婆道：“祇是如今朝廷要點秀女，婚娶祇在早晚，斷遲不得。”李媒婆道：“祇等這裏夫人與小姐允從了，我們就去回復了二員外，就好行聘了。”雪夫人道：“雖如此說，也還要等我太老爺或小老爺回來，方好作主。”花媒婆道：“小老爺不知在幾時回來？”李媒婆道：“夫人，點秀女是早晚間事，如何待得老爺回家！”雪夫人道：“這事終要待他回來作主。”媒婆見說不上，祇得告辭，起身道：“既夫人主意未定，待媒婆明後日再來討回音罷，祇是夫人不要錯過了好親事。”說罷，花、李二婆子就出去了。

雪夫人將二媒婆的說話，說與二小姐得知，二小姐當媒婆說話的時節，已在內房聽見。至此，正在那裏掩淚對泣。又聽雪夫人一說，直驚呆了。如玉小姐道：“總是紅顏薄命，數該如此，但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豈更二夫！我心如石，斷無轉移！”瑞雲小姐道：“寧可人負我，莫使我負人，生為柳生妻，死作柳家鬼。莫說媒婆來說親，就是朝廷要點我去，也拋一死不做他官宦家的小姐。願為守節婦，不願為官宦家的小姐。”

也。”雪夫人道：“三貞九烈，固婦人有志的事，但恐目下朝廷要點秀女，不容人作主，如何是好？你爹爹既無實信，你弟弟又不回來，叫我一婦人，怎生區處？”瑞雲小姐含淚說道：“母親你不必憂疑，孩兒聞十朋之妻，投江自盡，至今貞風千古，流芳百世，私心竊願效之。”如玉小姐亦垂淚道：“小青有云：祝髮空門，洗心浣慮，入宮有綠雲之粉黛，諒無素頂之娥眉，竊願長作廢人，以了今生孽債。”雪夫人聽見二小姐說到傷心，不免墮下淚來。二小姐亦潸然出涕。

正在悲淒之際，祇見家人報道：“夫人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不知何人，已將二小姐的名字報進府縣去了。祇在早晚，採辦官要來點名查驗了！”雪夫人道：“如此怎了，如此怎了！”二小姐聽說，嚇得面也失色，神飛魄散了，不覺嗚嗚咽咽，哭將起來。如玉小姐忙到房中，把青絲剪下，朝霞急來勸時，早已剪落。瑞雲小姐哭了一場，忙尋自盡，要學錢玉蓮投江的故事了。雪夫人見二小姐如此行徑，心下十分煩惱，卻又無可奈何。倒是朝霞說到：“夫人、小姐俱不要驚慌，亂了方寸，朝霞倒有一計在此。”雪夫人道：“有何妙計，你且說來。”朝霞道：“如今事在危急，我家小姐已把青絲剪落，扮作道裝，料然沒事。祇是二小姐要尋自盡，心雖貞烈，如何使得？且夫人止生得這位小姐，勝似掌上珍珠，倘小姐一行此志，夫人何以為情？況有日玉鏡重圓，未免鴛鴦先拆，小姐是斷斷死不得的。”瑞雲小姐道：“死生固大，豈不痛心？祇據今日看來，未免性命事小，失節事大，故寧拋一死，以謝柳生耳。”朝霞道：“小姐心雖貞烈，也不要將性命忒看輕了。諺云：‘千金之子，不死於盜賊。’為其身可愛也。小姐千金之軀，為何遂不惜死？朝霞蒙夫人小姐撫養成人，今小姐有難，朝霞豈敢愛身。朝霞情願將身代小姐一行，何如？”雪夫人道：“若得你如此好心，真可謂女中俠士，不意裙釵有此忠膽。”瑞雲小姐道：“此余前世自作之孽，何忍連累及你。”

正說間，忽見家人走進來道：“夫人，採辦官即日要到了，如何是好？”朝霞道：“事急矣，快把小姐身上的衣服脫與朝霞穿了！小姐速速避去，祇留我家小姐在此，他們見剃髮出家，自然罷了，朝霞便認做了二小姐一行。”雪夫人見事勢沒法，祇得叫瑞雲小姐把身上衣服脫與朝霞穿了，朝霞穿起，宛然與瑞雲小姐一般。正是：

雖然不似千金體，也有娥眉一段嬌。

不一時，採辦官到了。隨照花名查驗，點到如玉小姐，見已是一個剃髮尼姑，忙叱道：“為何出家人也報了？”他連忙去了名字。點到瑞雲小姐，朝霞走上前面，採辦的內使，把來仔細一看，喝採道：“好一個有造化的女子，明日自中上意！”眾人就把朝霞扶上了轎，蜂擁而去。姑蘇城裏紛紛揚揚，到處祇道是雪太守的女兒點去了。正是：

無端風雨來相妒，吹落枝頭桃李花。

直待東君親作主，這番春色許重嘉。

不知朝霞去後，梅、雪二小姐的姻緣畢竟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